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八一年



1981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1 年

《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序	(2)
《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序	(4)
致巴金 (1 月 29 日)	(5)
致赵清阁 (2 月 8 日)	(7)
致葛翠琳 (2 月 18 日)	(8)
悼念茅公	(10)
致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 (3 月 31 日) ...	(12)
致巴金 (4 月 2 日)	(13)
童年杂忆	(15)
《记事珠》自序	(26)
致谢为楫 (5 月 18 日)	(28)
献给我们挚爱的宋奶奶 ——记一个小学生的话	(30)
致巴金 (6 月 10 日)	(33)

我到了北京	(35)
《吉檀迦利》译者序	(42)
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	
——在首都文艺界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45)
《冰心选集》自序	(48)
骨肉重欢 普天同庆	(50)
寄小读者	(51)
《冰心作品选》序	(54)
《冰心论创作》序	(55)
统一祖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 ...	(57)
我和玫瑰花	(59)
漫谈散文	(62)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自序	(63)
成功的花	
——给中国国家女排球队员的一封信	(64)
时刻想到我国未来的主人翁	
——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66)
《先知》译本新序	(68)
致葛翠琳 (12月16日)	(69)
《葛翠琳童话选》序	(70)
为《接班人》题词	(73)

1981 年

《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序

卓如同志让我给《闽中现代作家作品选评》作序，并给我看了作家们的姓名，这给我以很大的惊奇和喜悦。惊奇的是：我不知道现代作家中竟有这许多福建人（因为我们见面时都说普通话，谁也没有问起籍贯）；喜悦的是：我们福建文风不堕，现在还有这许多作家。

在这十九位作家中，有我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的，如郑振铎、许地山、庐隐；有此后几十年中相识而又相熟的，如林林、林庚、郭风；有的是相识而不相熟；有的只见过几面；有的甚至“缘慳一面”。但是他们的作品我却是都拜读过的。他们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风格不同，各别地都带着有福建人特色的、浓郁的南国风光和归侨情味。读了这些作品，如同进入了一座百花齐放的亚热带花园，万紫千红，目不暇给！

我觉得这本书会引起它的读者们——尤其是我的乡亲们——对于祖国（故乡）和生活的热爱。在新的

长征路上，心里怀着这种热爱，就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个慰安和企望。

承蒙赵朴初同志为本书题签，在此一并致谢。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

（《闽中作家作品选评》，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2 年 8 月出版。）

《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序

高士其同志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以诗人的情怀和笔墨，为少年儿童写出许多流畅动人的科学诗文，这在儿童文学作者中是难能可贵的。

使我尤其敬佩的是他以伤残之手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为少年儿童写作！这不是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和惊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我希望亲爱的小读者们，在读到这本书时能够体会并且记住这一点。

李京浩同志让我为《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作序，病后腕弱，只能写到这里，不敢说是作序，只是向高士其同志表示我的由衷的同情和钦佩。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

（《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2 月初版。）

致 巴 金

老巴：

我又在医院里给你写信！

说起也真烦人，不过是在两星期之前，有一次三十分钟的昏迷，北京医院又把我接来了，做了两星期的点滴，照了两张 X 片，明天再取一次血，化验一番，大概就可被释放了！

我现在对自己真没有信心，这脑病随时都可以来侵犯我，稍为多写一点，在我还很高兴的时候，它就来了，可恶！

你的一月九日的信，总在手边，吴青和我常常谈到你和小林，我们都觉得何时再有一次“同游”才好。我的好友不多，有了又不易在一起！

你争取写，好！更要争取多活，活得健康，这是写的本钱！

你的“空调器”加热不多，而费电不少，据行家

说，不应用电，而应用瓦斯。

吴青收到你许多书，让她自己来谢你，这半年为我的病，真难为她了，荒废了许多学业。

别的不多说了，祝你健康，好好劳逸结合，替我亲小林一口。

冰 心

1 月 29 日

致 赵 清 阁

清阁：

谢谢你的信，和托方殷带来的巧克力糖一包，我们在旧年除夕一家人吃了，都感谢你！

我又因为一次三十分钟的昏迷，住了二十天的医院，看来以后也免不了要多住院，现在“一切需人”，家里只靠我小女儿吴青夫妇来维持。我除了还能写字外，一切都困难，只盼春来可以好一些。

以后不能多写信了，只要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你自己也要保重！

我在医院，天天见阳翰老，他也常谈起你。

不写了，祝新春如意

冰 心

致 葛 翠 琳^①

翠琳同志：

感谢你的来信，《野葡萄》也收到，我就是等收到书后才写信的。

惊悉你的母亲和婆母先后病逝，失母之痛，我是深知的，但在老、病之后，知道这也是自然规律，如今“死者已登仙界”，精神物质上都解除了痛苦，只是生者太难过，还望你节哀！

我在半年中，三进三出于北京医院，二月三日最后回，现有吴青一家搬来同住，以便照顾，家里更挤了，一时还没有办法。

脑血栓给我的后遗症是字写不好了！骨折使我

^① 葛翠琳，儿童文学女作家。河北乐亭人。北京崇慈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文化局编审科、北京市文联创作委员会工作和创作。1953年发表第一篇童话，相继出版了童话集《野葡萄》、《翻跟头的小木偶》，长篇小说《蓝翅鸟》等。

行动不便，但头脑还可用。

我们一家人问你好！

冰 心

2 月 18 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悼 念 茅 公

早晨在床上听到茅公逝世的广播，“这个消息终于传来了”，我这样想，眼泪落到了我的枕上。

大约是半个月以前吧，我和在北京医院住着的阳翰笙同志通电话，他对我说：“茅公住院了，在一楼，靠氧气维持，情况不太好。”我想起茅公比我大五岁，也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心中就觉着不好，我只说“你去看望他时，替我问候问候吧，我自己一时去不了。”

我认识茅公，是通过振铎同志的，先是一九二一年我的那篇《超人》在《小说月报》发表以后，振铎说，“你猜那位写按语的冬芬女士是谁？就是我们的沈雁冰啊！”一九三六年我第二次出国，路过上海，在振铎给我饯行的席上，我和茅公首次见面。一九三八年底，茅公到新疆去，路经昆明，在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再以后，恐怕就是解放后了，在种种文艺的集会上，我们总能见面。我记得在五十年代，我有一次陪

金近同志到茅公家里，请他为儿童文学写写文章，他欣然答应了。

以后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一同参加一个代表团到开罗去，回来在广东从化休息。郭老，茅公，夏衍同志要打“百分”，拉我去凑数，茅公幽默地称我为“该老太太”。在这中间，我们还为一件事打赌，我忘了是什么事，他输给我一张亲笔写的条幅，字迹十分秀劲，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裱，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

从茅公，我就想到许多朋友，如郭老，如老舍，如振铎……他们都是当时文坛上朵朵怒放的奇花，花褪残红后，结了硕大深红的果子，果熟蒂落，他们一个个地把自己贡献出来，他们的果核又埋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新萌芽，开花，结果，代代不绝！

这是我现在的感想，我心里非常平静，茅公遗留给我们的深红的果实，是无比地硕大芬香的，茅公这八十五年的光阴并没有白过！

1981 年 3 月 28 日晨 10 时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81 年 4 月 1 日。）

致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

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

信悉，卓如同志手里现有我的一切手稿，她为人朴实可靠（她在文研所工作），而且常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为可以托她编选。你们有什么意见，不妨对她提，我想她是乐于接受的。

祝

笔健

冰 心

三月三十一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我记得我还欠你一封信，昨天又得你的信，我感到十分喜悦，谢谢你！

《空巢》得的奖，出乎我意外，因为是我这一生中因写作而得奖的第一次，因而也很高兴，昨天几位同时得奖的女作家，叶文玲，益希卓玛，张抗抗来看我，我们谈了一会，医生限制我见客，此外我并没有接待人。

我羡慕你在这美好的春天，能到西湖上去！我因行动不便，那里都不愿去，想起去年东京之游，恍如隔世！

老巴，不要太累了吧！你四月来是否同小林一起来呢？我十分想你们，很想同你们见面、谈话，人生几何！我除了脑子还管用之外，其他的都不太听话，我每天看书多，想的也多，可惜医生连我家里人都不会让我写，尤其是吴青，她为侍候我的病，瘦了不少，

人说她也老了！文藻同我们一家都问你好。替我亲小林和端端各一口！

冰 心

4、2

童年杂忆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繁星》

一九八〇年的下半年，几乎全在医院中度过，静独时居多。这时，身体休息，思想反而繁忙，回忆的潮水，一层一层地卷来，又一层一层地退去，在退去的时候，平坦而光滑的沙滩上，就留下了许多海藻和贝壳和海潮的痕迹！

这些痕迹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老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

长。二十岁以后的我，不能说是没有经过风吹雨打，但是我比较是没有受过感情上摧残的人，我就能够禁受身外的一切。有了健康的感情，使我相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在螺旋形上升的路上，是峰回路转的，但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判断，来克制外来的侵袭。

八十年里我过着和三代人相处（虽然不是同居）的生活，感谢天，我们的健康空气，并没有被污染。我希望这爱和健康的气息，不但在我们一家中间，还在每一个家庭中延续下去。

话说远了，收回来吧。

读 书

我常想，假如我不识得字，这病中一百八十天的光阴，如何消磨得下去？

感谢我的母亲，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把文字这把钥匙，勉强地塞在我手里。到了我七岁的时候，独游无伴的环境，迫着我带着这把钥匙，打开了书库的大门。

门内是多么使我眼花缭乱的画面呵！我一跨进这个门槛，我就出不来了！我的文字工具，并不锐利，而我所看到的书，又多半是很难攻破的。但即使我读

到的对我是些不熟习的东西，而“熟能生巧”，一个字形的反复呈现，这个字的意义，也会让我猜到一半。

我记得我首先得到手的，是《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这里我只谈《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真是一本好书，每一段故事，多的几千字，少的只有几百字。其中的人物，是人、是鬼、是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每个“人”都从字上站起来了！看得我有时欢笑，有时流泪，母亲说我看书看得疯了。不幸的《聊斋志异》，有一次因为我在澡房里偷看，把洗澡水都凉透了，她气得把书抢过去，撕去了一角，从此后我就反复看着这残缺不完的故事，直到十几年后我自己买到一部新书时，才把故事的情节拼全了。

此后是无论是什么书，我得到就翻开看。即或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张纸，哪怕是一张极小的纸，只要上面有字，我就都要看看。我记得当我八岁或九岁的时候，我要求我的老师教给我做诗。他说做诗要先学对对子，我说我要试试看。他笑着给我写了三个字，是“鸡唱晓”，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对上个“鸟鸣春”，他大为喜悦诧异，以为我自己已经看过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其实“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这四句话，我是在一张香烟画的后面

看到的！

再大一点，我又看了两部“传奇”，如《再生缘》、《天雨花》等，都是女作家写的，七字一句的有韵的故事，中间也夹些说白，书中的主要角色，又都是很有才干的女孩子。如《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天雨花》中的左仪贞。故事都很曲折，最后还是大团圆。以后我还看一些类似的书，如《凤双飞》，看过就没有印象了。

与此同时，我还看了许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也就是《大卫·考伯菲尔》，我很喜欢这本书！译者林琴南老先生，也说他译书的时候，被原作的情文所感动，而“笑啼间作”。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我的另一个名字

我的另一个名字，是和我该爱而不能爱的人有

关，这个人就是我的姑母。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姑母，只从父亲口里听到关于她的一切。她是父亲的姐姐，父亲四岁丧母，一切全由姐姐照料。我记得父亲说过姑母出嫁的那一天，父亲在地上打着滚哭，看来她似乎比我的父亲大得多。

姑母嫁给冯家，我在一九一一年回福州去的时候，曾跟我的父亲到三官堂冯家去看我的姑夫。姑姑生了三男二女，我的二表姐，乳名叫“阿三”的，长得非常的美。坐在镜前梳头，发长委地，一张笑脸红扑扑地！父亲替她做媒，同一位姓陈的海军青年军官——也是父亲的学生——结了婚，她回娘家的时候，就来看我们。我们一大家孩子都围着她看，舍不得走开。

冯家也是一个大家庭，我记得他们堂兄弟姐妹很多，个个都会吹弹歌唱，墙上挂的都是些箫，笙，月琴，琵琶之类。父亲常说他们家可以成立一个民乐团！

我生下来多病。姑母很爱我的父母，因此也极爱我。据说她出了许多求神许愿的主意，比如说让我拜在吕洞宾名下，作为寄女，并在他神座前替我抽了一个名字，叫“珠瑛”，我们还买了一条牛，在吕祖庙放生——其实也就是为道士耕田！每年在我生日那

一天，还请道士到家来念经，叫做“过关”。这“关”一直要过到我十六岁，都是在我老家福州过的，我只有在回福州那个时期才得“恭逢其盛”！一个或两个道士一早就来，在厅堂用八仙桌搭起祭坛，围上红缎“桌裙”，点蜡，烧香，念经，上供，一直闹到下午。然后立起一面纸糊的城门似的“关”，让我拉着我们这一大家的孩子，从“关门”里走过，道士口里就唱着“××关过啦”“××关过啦”，我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然后把这纸门烧了，道士也就领了酒饭钱，收拾起道具，回去了。

吕祖庙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上——福州是山的城市，城内有三座山，乌石山，越王山（屏山），于山。一九三六年冬我到欧洲七山之城的罗马的时候，就想到福州！

吕祖庙是什么样子，我已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乌石山上有两大块很光滑的大石头，突兀地倚立在上，十分奇特。福州人管这两块大石头叫“桃瓣李片”，说出来就是一片桃子和一片李子倚立在一起，这两块石头给我的印象很深。

和我的这个名字（珠瑛）有联系的东西，我想起了许多，都是些迷信的事，像把我寄在吕祖名下和“过关”等等，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不相信的，只因不忍过拂我姑母的意见，反正这一切都在老家进行，并

不麻烦他们自己，也就算了，“珠瑛”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用过，家里人也从不这样称呼我。

在我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时候，一时兴起，曾想以此为笔名，后来终究因为不喜欢这迷信的联想，又觉得“珠瑛”这两字太女孩子气了，就没有用它。

这名字给了我八十年了，我若是不想起，提起，时至今日就没有人知道了。

父亲的“野”孩子

当我连蹦带跳地从屋外跑进来的时候，母亲总是笑骂着说，“看你的脸都晒‘熟’了！一个女孩子这么‘野’，大了怎么办？”跟在我后面的父亲就会笑着回答，“你的孩子，大了还会野吗？”这时，母亲脸上的笑，是无可奈何的笑，而父亲脸上的笑，却是得意的笑。

的确，我的“野”，是父亲一手“惯”出来的，一手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从小男装，连穿耳都没有穿过。记得我回福州的那一年，脱下男装后，我的伯母，叔母都说“四妹（我在大家庭姐妹中排行第四）该扎耳朵眼，戴耳环了。”父亲还是不同意，借口说“你们看她左耳唇后面，有一颗聪明痣。把这颗痣扎穿了，孩子就笨了。”我自己看不见我左耳唇后面的小

黑痣，但是我至终没有扎上耳朵眼！

不但此也，连紧鞋父亲也不让穿，有时我穿的鞋稍为紧了一点，我就故意在父亲面前一瘸一拐地走，父亲就埋怨母亲说，“你又给她小鞋穿了！”母亲也气了，就把剪刀和纸裁的鞋样推到父亲面前说“你会做，就给她做，将来长出一对金刚脚，我也不管！”父亲真的拿起剪刀和纸就要铰个鞋样，母亲反而笑了，把剪刀夺了过去。

那时候，除了父亲上军营或军校的办公室以外，他一下班，我一放学，他就带我出去，骑马或是打枪。海军学校有两匹马，一匹是白的老马，一匹黄的小马，是轮流下山上市去取文件或书信的。我们总在黄昏，把这两匹马牵来，骑着在海边山上玩。父亲总让我骑那匹老实的白马，自己骑那匹调皮的小黄马，跟在后面。记得有一次，我们骑马穿过金钩寨，走在寨里的小街上时，忽然从一家门里蹒跚地走出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他一直闯到白马的肚子底下，跟在后面的父亲，吓得赶忙跳下马来拖他。不料我座下的那匹白马却从从容容地横着走向一边，给孩子让出路来。当父亲把这孩子抱起交给他的惊惶追出的母亲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父亲还过来抱着白马的长脸，轻轻地拍了几下。

在我们离开烟台以前，白马死了。我们把它埋在

东山脚下。我有时还在它墓上献些鲜花，反正我们花园里有的是花。从此我们再也不骑马了。

父亲还教我打枪，但我背的是一杆鸟枪。枪弹只有绿豆那么大。母亲不让我向动物瞄准，只许我打树叶或树上的红果，可我很少能打下一片绿叶或一颗红果来！

烟台是我们的！

夏天的黄昏，父亲下了班就带我到山下海边散步，他不换便服，只把白色制服上的黑地金线的肩章取了下来，这样，免得走在路上的学生们老远看见了就向他立正行礼。

我们最后就在沙滩上面海坐下，夕阳在我们背后慢慢地落下西山，红霞满天。对面好像海上的一抹浓云，那是芝罘岛。岛上的灯塔，已经一会儿一闪地发出强光。

有一天，父亲只管抱膝沉默地坐着，半天没有言语。我就挨过去用头顶着他的手臂，说，“爹，你说这小岛上的灯塔不是很好看么？烟台海边就是美，不是吗？”这些都是父亲平时常说的话，我想以此来引出他的谈锋。

父亲却摇头慨叹地说，“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

湾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

我瞪着眼等他说下去。

他用手拂弄着身旁的沙子，接着说，“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好很美的……”

我说，“爹，你哪时也带我去看一看。”父亲拣起一块卵石，狠狠地向海浪上扔去，一面说，“现在我不愿意去！你知道，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愤激到这个样子。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一个平等的对象，在这海天辽阔、四顾无人的地方，倾吐出他心里郁积的话。

他说，“为什么我们把海军学校建设在这海边偏僻的山窝里？我们是被挤到这里来的呵。这里僻静，海滩好，学生们可以练习游泳，划船，打靶等等。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现在大家争的是海上霸权呵！”

从这里他又谈到他参加过的中日甲午海战：他是在威远战舰上的枪炮副。开战的那一天，站在他身旁的战友就被敌人的炮弹打穿了腹部，把肠子都打溅在烟囱上！炮火停歇以后，父亲把在烟囱上烤焦的肠子撕下来，放进这位战友的遗体的腔子里。

“这些事，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永远挂在我的眼前，这仇不报是不行的！我们受着外来强敌的欺凌，死的人，赔的款，割的地还少吗？

“这以后，我在巡洋舰上的时候，还常常到外国去访问。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我觉得到哪里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不到外国，不知道中国的可爱，离中国越远，就对她越亲。但是我们中国多么可怜呵，不振兴起来，就会被人家瓜分了去。可是我们现在难关多得很，上头腐败得……”

他忽然停住了，注视着我，仿佛要在他眼里把我缩小了似的。他站起身来，拉起我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一般父亲带我出去，活动的时候多，像那天这么长的谈话，还是第一次！在这长长的谈话中，我记得最牢，印象最深的，就是“烟台是我们的”这一句。

许多年以后，除了威海卫之外，青岛，大连，我都去过。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的港口，我也到过，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并没有觉得抬不起头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光荣的！

但是，“烟台是我们的”，这“我们”二字，除了十亿我们的人民之外，还特别包括我和我的父亲！

一九八一年四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记事珠》自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系列作家谈创作的书，也向我索稿。我这几十年来，随着时光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心有所感，兴之所至，断断续续地随意写些短文、小诗、书信和短篇小说，尽是零敲碎打，随写随交了出去，从来没有写过大块文章，也从来没有写作计划，根本谈不上创作道路！而且几十年来东迁西移，即使有些著作、手稿，也遗失殆尽，要追溯追踪这条零碎断续的痕迹、线索，也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今天的我，是办不到的了。

在这里，我要感谢卓如同志——我很喜欢佩服这位耐心认真的年轻人——她从不同时代、不同刊物里搜寻出许许多多我零敲碎打的、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竹头木屑，而且搜集得十分齐全！当她把这本书目拿来给我看的时候，使我感到意外的喜悦。比如说，我在一九四二年也曾写过《我的童年》这篇短文，

我的脑海中就没有一点印迹！

书名为《记事珠》，也是我临时想起的。美其名曰“珠”，并不是说这些短文有什么“珠光宝气”。其实就是说明每一段文字都像一串珠中的一颗，互不相干，只是用“我”这一根细线，把它们穿在一起而已。是为序。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81 年第 3 期，《记事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1 月初版。）

致 谢 为 楫^①

亲爱的楫弟：

得来信，知你还好，教学也能努力干下去，很好。我现在到底老了，生活不能自理，走路也得人扶，真是风烛残年，不说也罢。

知道大小弟都来看过你（叫他们给我来信吧），那就很好。听说大弟就在兰州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就近有事还可以联系。现在只有靠他们了，跟他们要搞好关系。

二哥常出差，每次出去回来，必给我打电话，他还好。不说了，自己保重吧。

^① 谢为楫，冰心的三弟，1910年生于山东烟台。1929年以“冰季”为笔名发表小说，相继出版了《温柔》、《幻醉及其他》。后到英国利物浦海上学校学习航海。1934年回国后在海关缉私船上工作。50年代末到甘肃武威中学教书。70年代末到兰州大学教英语。

姐姐

五、十八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献给我们挚爱的宋奶奶

——记一个小学生的话

现在，马蹄表上的长短针笔直地
指向天空，
正是“六一”早晨的六点钟。
窗外的天空还是灰白色的，
和我心里的天空一样，
还没有现出灿烂的阳光！

这本是自有“六一”以来
最快乐的一天。
我们的党中央
号召社会、学校和家庭，
从四面八方，尽上一切的力量
来鼓励我们健康成长。

我们天天快乐地
 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更是天天忧虑地注意着
 公报上您的病情的消息。
宋奶奶！今天，我们自己的节日，
我们只听得见您的伟大的心，
在人民大会堂里
 在党的红旗下
和我们一起轻轻地跳动。

宋奶奶，我不止一次地
 看见过您，
我不止一次站得
 和您很近、很近，
但是我不敢越众上前，
向伟大慈祥的您说出
 我自己渺小平凡的名字。
更不敢拉过您柔软温暖的手
 按在我狂跳的心上。
 我只是三亿儿童中的一个，
我从来又是一个腼腆的姑娘。

宋奶奶，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您的伟大的心永远和我一起跳动。
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关怀和热爱，
我也决不会忘记您殷切的希望。
您伟大的业绩我都铭记在心，
我心里永远竖立着您光辉的形象。
到了二〇〇〇年我就会长成一个大人，
那时，您看我用实际的行动，
在为祖国四化的成绩表上
把您颂扬！

一九八一年六一国际儿童节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81年6月2日。）

致 巴 金

巴金老弟：

今天早晨有两个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带着你的侄子李致同志的信来看我（信上称我为“阿姨”，才看时不知道这称呼是从哪里来的！）吴青同那两位四川人大讲起四川话，谈得非常起劲。送客回来就收到你寄来的书《探索集》，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你还是真能写！而且写得痛快。我不知道你近体如何？杂事能够推掉一点否？我现在行动不便，索性哪儿也不去了，本来也可以写点小玩意儿，只是安不下心来。每天都收到一两本文艺刊物，再加上四份报纸，看看一天就过去了。你告诉小林，我写回忆之三《我到了北京》，已有几千字，已写了好几天了，还没有写到上中学，怕她嫌短，但又总续不下去，天天有人来。现在吴青一家搬回来住，我们更挤了。我和文藻和小学生一样，一男一女，共用一张两屉桌！希望早点能多分一个单元，让吴青他们也舒坦一点。我每

次写信，都让你代我亲小林和端端，但小林抱怨说，你从来不亲他们，那么就请你打他们各一下吧！打也是“疼”。一笑。

这信写得够长了，请转小林一阅，并问她一家好。祝笔健。

冰 心

六、十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我到了北京

大概是在一九一三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我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

实话说，我对北京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年月而增加的。我从海阔天空的烟台，山清水秀的福州，到了我从小从舅舅那里听到的腐朽破烂的清政府所在地——北京，我是没有企望和兴奋的心情的。当轮船缓慢地驶进大沽口十八湾的时候，那浑黄的河水和浅浅的河滩，都给我以一种抑郁烦躁的感觉。从天津到北京，一路上青少黄多的田亩，一望无际，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到了北京东车站，父亲来接，我们坐上马车，我眼前掠过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墙，尘沙飞扬的黄土铺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缓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

中，马车已把我送到了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画，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门左边的门框上，挂着黑底金字的“齐宅”牌子。进门右边的两扇门内，是房东齐家的住处。往左走过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外院，从朝南的四扇门进去，是个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们的“家”了。

这个三合院，北房三间，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带砖炕的东西两个套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两明一暗，东厢房作了客厅和父亲的书房，西厢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们读书的地方。从北房廊前的东边过去，还有个很小的院子，这里有厨房和厨师父的屋子，后面有一个蹲坑的厕所。北屋后面西边靠墙有一座极小的两层“楼”，上面供的是财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们住的北房，除东西套间外，那两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还有雕花的“隔扇”，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着一幅画或一首诗。这是我在烟台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没有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装饰！框里的画，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诗就多半是我看过的《唐诗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诗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从来没有遇见

过的，那是一首七律：

飘然高唱入层云
风急天高（？）忽断闻
难解乱丝唯勿理
善存余焰不教焚
事当路口三叉误
人便江头九派分
今日始知吾左计
枉亲书剑负耕耘

我觉得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

我们在这院子里住了十六年！这里面堆积了许多我对于我们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忆。

我最初接触的北京人，是我们的房东齐家。我们到的第二天，齐老太太就带着她的四姑娘，过来拜访。她称我的父母亲为“大叔”、“大婶”，称我们为姑娘和学生。（现在我会用“您”字，就是从她们学来的。）齐老太太常来请我母亲到她家打牌，或出去听戏。母亲体弱，又不惯于这种应酬，婉言辞谢了几次之后，她来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们去东安市场的吉祥园，听了几次戏，我还赶上了听杨小楼先生演黄

天霸的戏，戏名我忘了。我又从《汾河湾》那出戏里，第一次看到了梅兰芳先生。

我常被领到齐家去，她们院里也有三间北屋和东西各一间的厢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铜的煤球炉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来了就打麻雀牌，抽纸烟。四姑娘也和她们一起打牌吸烟，她只不过比我大两三岁！

齐家是旗人，他本来姓“祈”（后来我听到一位给母亲看病的满族中医讲到，旗人有八个姓，就是童、关、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国，旗人多改汉姓，他们就姓了“齐”，他们家是老太太当权，齐老先生和他们的小脚儿媳，低头出入，忙着干活，很少说话。后来听人说，这位齐老太太从前是一个王府的“奶子”，她攒下钱盖的这所房子。我总觉得她和我们家门口大院西边那所大宅的主人有关系。这所大宅子的前门开在铁狮子胡同，后门就在我们门口大院的西边。常常有穿着鲜艳的旗袍和坎肩，梳着“两把头”，髻后有很长的“燕尾儿”，脚登高底鞋的贵妇人出来进去的。她们彼此见面，就不住地请安问好，寒暄半天，我远远看着觉得十分有趣。但这些贵妇人，从来没有到齐家来过。

就这样，我所接触的只是我家院内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从前的狭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亲是个

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台，下了“衙门”（北京人称上班为上衙门！）便卷起袖子来种花。我们外头那个长方形的院子里，还搭起一个葡萄架子，把从烟台寄来的葡萄秧子栽上。后来父亲的花园渐渐扩大到大门以外，他在门口种了些野茉莉、蜀葵之类容易生长的花朵，还立起了一个秋千架。周围的孩子就常来看花，打秋千，他们把这大院称作“谢家大院”。

“谢家大院”是周围的孩子集会的地方，放风筝的、抖空竹的、跳绳踢毽子的、练自行车的……热闹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锣的”的担子歇在那里，锣声一响，弟弟们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这担子里包罗万象，有糖球、面具、风筝、刀枪等等，价钱也很便宜。这糖锣担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几年我认识一位面人张，他捏了一尊寿星送我，我把这尊寿星送给一位英国朋友——一位人类学者，我又特烦面人张给我捏一副“打糖锣的”的担子，把它摆在我玻璃书架里面，来锁住我少年时代的一幅画境。

总起来说，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固然没有了，而“辇下风光”我也没有领略到多少！那时故宫、景山和北海等处，还都没有开放，其他的名胜地区，我记得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和弟弟们由舅舅带着逛了

隆福寺市场，这对我也是一件新鲜事物！市场里熙来攘往，万头攒动。栉比鳞次的摊子上，卖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买卖的，还有练武的、变戏法的、说书的……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玩具摊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铜盘戏出。这是一种纸糊的戏装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将，头上插着翎毛，背后扎着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却是一圈粽子。这些戏装小人都放在一个大铜盘上。耍的人一敲那铜盘子，个个棕人都旋转起来，刀来枪往，煞是好看。

父亲到了北京以后，似乎消沉多了，他当然不会带我上“衙门”，其他的地方，他也不爱去，因此我也很少出门。这一年里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因为这时围绕着我的，不是那些堂的或表的姐妹弟兄，而只是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弟弟，岁时节序，就显得冷清许多。二来因为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对付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

弟们的塾师，他并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母亲做些家务，学些针黹，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课。他们倦了就给他们讲些故事，也领他们做些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之类，自己觉得俨然是个小先生了。

弟弟们睡觉以后，我自己孤单地坐着，听到的不是高亢的军号，而是墙外的悠长而凄清的叫卖“羊头肉”或是“赛梨的萝卜”的声音，再不就是一声声算命瞎子敲的小锣，敲得人心头打颤，使我彷徨而烦闷！

写到这里，我微微起了感喟。我的生命的列车，一直是沿着海岸飞驰，虽然山回路转，离开了空阔的海天，我还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落。而走到北京的最初一段，却如同列车进入隧道，窗外黑糊糊的，车窗关上了，车厢里电灯亮了，我的眼光收了回来，在一圈黄黄的灯影下，我仔细端详了车厢里的人和物，也端详了自己……

北京头一年的时光，是我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这种黑糊糊的隧道，以后当然也还有，而且更长，不过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吉檀迦利》译者序

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

印度人说他是诞生在歌鸟之巢中的孩子，他的戏剧、小说、散文……都散发着浓郁的诗歌的韵味。他的人民热爱他所写的自然而真挚的诗歌。当农夫、渔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在田间、海上或其他劳动的地方，和着自己的劳动节奏，唱着泰戈尔的诗歌，来抒发心中的欢乐和忧愁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唱出自己情感的歌词是哪一位诗人写的。

我最初选择他的《吉檀迦利》，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一本。后来我才知道《吉檀迦利》也是他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从这本诗里，

我游历了他的美丽富饶的国土，认识了他的坚韧温柔的妇女，接触了他的天真活泼的儿童。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多次到印度去，有机会看到了他所描写的一切，我彻底地承认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

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语。我翻译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虽然这两本诗的英文，也是泰戈尔的手笔——我纵然尽上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传达出这些诗中的一点点诗情和哲理，至于原文的音乐性就根本无从得到了。

我是那样地喜爱泰戈尔，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我还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国际学校。但是，“室迩人远”，我从来没有拜见他本人。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还在美国求学。后来我听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说，当他离开北京，走出寓所的时候，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Anything left）？”他愀然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了（Nothing but my heart）。”这是我间接听到的很动我心的话。多么多情的一位老人呵！

现在是清晨八点钟，我案边窗台上花瓶里的玫瑰花，正不时地以沁人的香气来萦绕我的笔端。我相

信，在这个时刻，这种环境为我译的泰戈尔诗作序，是最相宜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吉檀迦利 园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出版。）

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

——在首都文艺界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我感到欢欣鼓舞。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它不仅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而且进一步指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前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我是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走过来的。在沉沉长夜中度过了前半生，我经历了前清、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独裁统治等几个不同的年代，我亲眼看到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被帝国主义分割强占；波光潋滟的港湾，泊满了列强的商船和军舰；我们的同胞任人欺压蹂躏，在剥削者的鞭撻之下，当牛做马。广阔丰饶的大地，疮痍满目，中华儿女，谁能不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可是，谁能挽救危亡的祖国？历史

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长期艰苦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恢复了她的青春活力，我们的祖国像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从历史的比较中，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我从海外奔回社会主义祖国。三十年来，我又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尽管我们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过曲折，十年内乱给国家带来极大的损失，但是社会主义事业毕竟是在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总结出来的根本经验。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国家一定会繁荣昌盛，中华民族一定会以自己的光辉业绩，挺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我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渴望她早日富强。今年我已经八十一岁了，去年我曾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我将以有生之年，努力奋斗，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因为住在医院里，不能亲自来参加会议，只能简短地写这几句话，请同志们原谅。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1 年第 15 期。）

《冰心选集》自序

卓如同志把她编好的《冰心选集》^①的目录给我看了，我翻阅之后，感到愕然而又恍然。真没想到我从做学生能作文的时候起，六七十年来零零碎碎地居然写了这么多！我看着自己从前写过而现在不记得的那些短文，就如同翻看一本旧的相片簿，虽然这些年来，相片上的我，有面庞的改变、服饰的更换，而每张相片上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心情、环境以及周围的一切。

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出我的选集，我很惭愧，比起当代的作家来，我没有什么鸿篇巨著，作品的内容，也很狭小，谈不到有什么贡献。我只愿读者们看到这本书后，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生在中国的二十世纪，直到八十年代，她把自己当时当地的感想和希望，随时写了出来，“言为心声”，的确真实地代表她一生所

^① 《冰心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3 月初版。

走过的曲折漫长的路程。就像那本相簿一样，认识她的人，会说这些相片照得很像；不认识她的人，从这些相片上，也能以想见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清晨。

骨肉重欢 普天同庆

昨天中午听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使我感到十分激动，十分兴奋！我觉得这九条方针政策，句句都是出自祖国十亿各族人民的心底，真是披肝沥胆、骨肉情深！遥想和我们隔海相望的台湾同胞，凡是热爱故乡、热爱祖国的，一定会欢欣鼓舞，群起响应。从此我黄帝子孙得以家族团圆，同心协力，振兴中华。在我有生之年，得闻此美好的消息，数十年馨香以祝的夙愿，一旦有完成的希望，不禁喜不成寐。现在已是十月一日凌晨六时，东方已红，碧空如洗。在此，我翘盼早日得到海峡对岸的弟兄姊妹们送来的福音！

冰 心

1981年10月1日晨6时

寄小读者

最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中国少年报》的编辑同志们匀出了篇幅，在《中国少年报》创刊三十周年前夕，让我可以对我所喜爱的小朋友，说几句积在心里的话。

今天是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算来我生活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八十一年了！光阴过得真比闪电还快！回顾我这毫无成绩的一生，我只有惭愧。但是我有一件最难忘最感到骄傲的事，就是我得到了许许多多小朋友的爱和同情。自从我给你们写信的那一天起，几十年来，我就不断地从天南、从海北，从祖国的许多我所不知道的角落，收到你们给我写的一封封充满了热情、充满了信任的信。当我看到这些整齐认真的字迹，就仿佛看到一张张天真诚挚的笑脸，在抬起头对我讲话。这几十年中若没有经过离乱的日月，我不知道会攒到多少你们的来信？望着这堆积起来的信，我感到最深的感谢和最大的幸福！《中国

少年报》是全国性的儿童报纸，我今天要通过它，来向小朋友们道谢。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小朋友们都十分关怀我的健康，祝我长寿；还有几位小朋友立志长大了要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将来要给我治病，对于小朋友们这美好的祝愿，我只有以感谢的热泪来报答了。

我这一生中认识接触过许多医生和护士，得到过他们精心的治疗和无微不至的照料和调理。尤其在最近的大半年，我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我静静地躺着望着这些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白衣战士们，感到他们真是我们劳动人民中最辛苦、最紧张的队伍。没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是很难通过这层层考验的。他们学习的时期是较长的，课程是繁难的，而工作的对象，又都是病、残、老、弱的人，这就需要有很大的热心和毅力，来担任起这沉重的负担；而在我们十亿人民奔赴四化的长征路上，哪一条战线里不需要一些整齐严肃的白衣战士的队伍，走在我们的眼前身后，来救死扶伤，卫生保健呢？中国有句古话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翻译成近代的语言，就是说：“若是不能够做一个好总理，就一定要做一个好医生。”把良相和良医相提并论，这意义何等重大！

我对你们还有许多说不尽的思想和感情，今天

只能写到这里，恕我停笔了。我以最诚挚的心情祝你们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永远爱你们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少年报》1981 年 10 月 14 日。）

《冰心作品选》序

这本选集里的短篇小说、短文和诗，大多是写儿童的。在我提笔的时候，都有一幕一幕的关于孩子的故事，掠过我的眼帘。每段故事里的小人物的表情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有自己的欢乐和希望，也有自己的惆怅与悲哀。他们对于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有天真而纯挚的看法。忠实地叙述孩子们的思想与感情，这对于我是个享受！下笔时我觉得自然而流畅地进入了他们的思想境界，因而我也回到自己的童年。

这些短诗、小文的写作时间，横跨了半个世纪，其中也许有些是今天的孩子们所不熟悉的东西。但因为这究竟是我在这半个世纪中为孩子们写的，我愿意收集起来给今天的孩子们看看。

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

（《冰心作品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初版。）

《冰心论创作》序

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的三位老师：吴重阳、萧汉栋和鲍秀芬，花了将近两年的工夫，编了一本《冰心论创作》。他们把目录给我看了，并要我作序，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

这本集里的短文，都是我从一九一九年起给自己的作品写的自序，和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谈诗、谈文和评论当代作家作品的文章，有的短文的题目我自己看着都觉得眼生。这几十年中几经离乱，我自己文章的文稿和文集大多丢失了，难为这几位年轻人，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一一地收集了起来，而且收得还相当齐全。

这些短文，多属杂感随笔之类，就像小学生写的“作文的心得”或“读后感”，没有什么精辟的言论。希望读者们不要让“论创作”三个字吓住了，至多是一家之言而已，是为序。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

（《冰心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初版。）

统一祖国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

金色的十月，喜讯频传。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和胡耀邦主席的一席讲话，道出了台湾海峡两岸十亿同胞的心里话。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和平统一祖国这件大事，已成为全世界的舆论中心，引起了五湖四海人们的瞩目。我虽然在病中，但这几天心情一直处在兴奋之中。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家都在缅怀孙中山先生。他一生主张统一中国。今天，大陆上各民族大团结、各地区大统一的局面早已实现。但是，金瓯虽好，一隅犹缺，终究美中不足。中山先生一直关怀台湾，曾经三次去台湾进行革命活动。我想，台湾当局和各界同胞，同样在缅怀中山先生。三十多年的隔绝，给海峡两岸同胞带来多少的不幸和灾难。真是“梦断故国山川”，“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万千心事难寄”。现在该是咱们共同来彻底实现中山先生遗

愿，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的时候了。

胡耀邦主席说：“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这话说得多么好啊！海峡两岸皆属华夏疆土，骨肉十亿同是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不能捐弃前嫌，再度合作呢？何况溪口蒋墓正待蒋经国先生祭扫，庐山美庐欢迎宋美龄女士下榻，共产党的广阔胸襟，实在感人至深。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难道台湾国民党诸公真能无动于衷吗？

以不变应万变，终究是不行的。大势所趋，不想变也得变；把分裂变成统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衷心希望在台湾的爱国作家和大陆的爱国作家以及一切爱国的知识界朋友，亲密地携起手来，进一步开展文化交流，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写出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我和玫瑰花

我和玫瑰花接触，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

记得在童年时代，在烟台父亲的花园里，只看到有江西腊梅、秋海棠和菊花等等。在福州祖父的花园里，看到的尽是莲花和兰花。兰花有一种清香，但很娇贵，剪花时要用竹剪子。还很怕蚂蚁，花盆架子的四条腿子，还得垫上四只水杯，阻止蚂蚁爬上去。用的肥料，是浸过黑豆的臭水。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就开始看《红楼梦》，看到小厮兴儿对尤三姐形容探春，形容得很传神的句子，他说：“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我就对这种既浓艳又有风骨的花，十分向往，但我那时还没有具体领略到她的色香，和那尖锐的刺。

直到一九一八年的秋季，我进了大学，那时协和女大的校址，是在北京灯市口佟府夹道（后改同福夹道）。这本是清朝佟王的府邸，女大的大礼堂就是这

王府的大厅堂三间打通改成的。厅前的台阶很高，走廊也很长，廊前台阶两旁就种着一行猩红的玫瑰。这玫瑰真是“又红又香，无人不爱”，而且花朵也大到像一只碟子！我们同学们都爱摘下一朵含苞的花蕊，插在髻上。当然我们在攀摘时也很小心花枝上的尖刺。记得我还写了一首诗，叫做《玫瑰的荫下》。因为那一行玫瑰的确又高又大，枝叶浓密，我们总喜欢坐在花下草地上，在香气氤氲中读书。

等到我出国后，在美国或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品种繁多的玫瑰，而且玫瑰的声价，也可与我们的梅、兰、竹、菊相比！玫瑰园之多，到处都是，在印度的秦姬陵，我就惊喜地参观了陵畔五色缤纷、香气四溢的玫瑰园。

一九二九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家，便在我家廊前，种了两行德国种的白玫瑰，花也开得很大，而且不断地开花，从阴历的三月三，一直开到九月九，使得我家的花瓶里，繁花不断。我不但自己享受，也把它送给朋友，或是在校医院里养病的学生。

抗战军兴，我离开了北京。从此东迁西移，没有一定的住址，也更没有栽花的心绪。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之间，我在重庆歌乐山下，倒是买了一幢土房，没有围墙，四周有点空地。但那时蔬菜紧张，我只在山坡上种些瓜菜之类，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

光吃南瓜下饭，就吃了三个月！

解放后回国来，有了自己的宿舍了，但是我们住的单元，是在楼上，没有土地，而我的幸运也因之而来！在我们楼下，有两家年轻人，都是业余的玫瑰花爱好者，花圃里栽满了各种各色的玫瑰。这几位年轻人，知道我也喜欢，就在他们清晨整理花圃的时候，给俄送上来一把一把的鲜艳的带着朝露的玫瑰——他们几乎是轮流地给我送花，我在医院时也不例外，从春天开的第一朵直到秋后开的末一朵——每天早起，我还在梳洗的时候，只要听到轻轻的叩门声，我的喜悦就像泉水似地涌溢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八小时以外》1982年第1期。）

漫 谈 散 文

关于散文的话，我已经讲过许多了。吴泰昌同志一定要我再写一点，他说：“哪怕是二百字也好。”好吧，我就再说一点。散文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式，它短小自由，最能迅速而流畅地表达作者一时兴起的思想和情感。我自己不善于写长文章，而往往又有些随感，不吐不快，这时拿起笔来，把涌溢的情思，自由地挥洒倾泻在纸上，就往往写成一篇不拘于格律声韵的短小散文。这些散文可以写得痛快淋漓，也可以写得缠绵宛转，意到笔到，一挥而就。

我国古代作家，都是散文能手，《古文观止》里的二百多篇文章，就几乎都是散文。至于我们近代作家，写散文的也不少。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和叶圣陶先生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就是在我学生时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极好的散文！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82年第1期。）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自序

香港三联书店要出我的选集，卓如同志把她选好的目录给我看了，过去写作生涯中六十年来的往事，一幕一幕突兀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这些短文或诗，自己看来，都觉得写得很幼稚、肤浅，生活圈子也太狭隘。但都是我这些年来心有所感，兴之所至，真实地反映了、抒写了我当时当地思想和感情。通过这些文字，读者不但可以看到作者六十年中“心泉流过的痕迹”，而且也可以看到这六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三联书店的丛书是行销于港澳和海外的。倘若我这本选集，能够使海外的读者读到我六十年来的遭遇和心情，而感到亲切，得到慰安，那么，我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3 年 10 月初版。）

成 功 的 花

——给中国国家女排球队员的一封信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这首诗是我在六十年前写的，诗内指的当然不是说球赛的成功，但是将这首诗来描写你们千锤百炼，千辛万苦的成功道路，却是再恰当不过了！

我是你们的热情忠实的观众。你们的名字和笑言，形态，我在每次球赛的电视中，都十分熟悉了。看你们七场连捷，在球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无敌的雄姿，我深深地知道在攀登高峰之前，你们和训练并支持你们的人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你们之所以得到今日的成功，最大的核心力量，

还是因为你们心中充满了祖国，充满了人民。你们的一片爱国心，终于让我们鲜红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世界杯大球赛场中徐徐上升，升到最高的地位！这时十亿中国人民，哪一个眼里不闪着骄傲感谢的泪花？在全国哪一条战线上的战士，不感激奋发，立誓向你们学习，在自己本职工作上，力争上游，为国争光呢！

祝贺你们，爱国的中国女排队员们，我因为身体不好，失去了亲自向你们握手道贺的机会，但是请你们相信，我的心将在未来的球赛中永远和你们拥抱在一起！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新体育》1981 年第 12 期。）

时刻想到我国未来的主人翁

——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从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可以看到过去一年中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使我喜悦而又鼓舞！

从乐观的现在想到本世纪之末，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三亿儿童少年——我国将来的主人翁。要使他们在德、智、体、美四方面都能够健康幸福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尤其是妇女，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同心协力，来共同促成这神圣的事业。

先从我们儿童文学和文艺工作者来说，多少年来，我们都在鼓吹多为儿童写作，为儿童演戏，为儿童演电影，以及大量发行儿童报刊等等，但我们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还不算太多，质量还不算太高，我们的儿童刊物发行得还不算太普遍，远僻的边区的儿童还不能普遍看到自己的报刊，各族儿童也看不到用他们本民族的文字编

成的刊物等等。在这方面需要儿童文学和儿童文艺工作者作出巨大的努力。

说到学校教育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不但中学生发出“在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呼声，连小学生也因争上重点中学，而有“小学就定终身”的痛苦，在这种紧张的竞争、沉重的负担和精神压力之下，我们向他们宣传“五讲四美”怎能不流于空谈，怎么能叫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呢？

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宣传，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强调“自学成才”。这就使我想到我们的儿童和少年基金委员会，这本是为接受社会上单位或个人为培育下一代而热心捐赠的团体。它接受的基金可以用于儿童和少年的各种设施和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所切望建立的儿童剧场，儿童电影制片厂，科学活动中心等等。有一位小朋友曾对我说，“你们要为这些场所募捐，我愿意献上我的全部积蓄——一块一毛钱。”又有一位小朋友说，“你们要盖儿童剧场，别看我小，我也可以来搬一块砖、挖一方土。”说这些话时，他们的神情是严肃的！我们总不应该让他们久等或者失望吧！

《先知》译本新序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来谈重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的事，我把纪伯伦的《先知》也交给他们，希望可以重印。

我很喜欢这本《先知》，它和《吉檀迦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寻味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八日

（《先知 沙与沫》，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7 月出版。）

致 葛 翠 琳

翠琳：

你的电话好难打！我打了一早晨。

你的书和信都收到了，我愿意为你书写序，而且你给我的那些书，也都看了。不过我要知道一些事实，比如我们何时初次见面等等。请你给我打电话，最好是早晨 8 时以后或晚 8 时以后，其实别的时候也可以，反正，我都在家。

冰心

十二、十六

《葛翠琳童话选》序

翠琳同志让我为她的童话集作序，我欣然答应了。

正如作者在《翻跟头的小木偶》的后记中所说的，“五十年代，童话有过遍地开花的旺季，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翠琳同志也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写童话的。

我和翠琳同志见面，是在一九五二年，她那时正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是老舍的秘书。有一天，老舍带她来看我，谈起一九四八年她曾在燕京大学肄业，于是我们认了个“同学”。此后在作协儿童文学座谈会上，我们常在一起学习。每次散会，都由她送我回家。说起来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从来没有写过童话，因为这是特别为儿童阅读的一种文学形式，作者不但要热爱儿童，熟悉儿童，还要富于幻想，会说儿童的语言，才能写得合情合理（也就是“合”儿童之“情”，“合”儿童之

“理”），才能受到儿童的欢迎。

翠琳同志写的童话，人物很鲜明，故事很生动，语言很优美，具有她自己的细腻活泼的风格。这些年来，她写了有几十万字很好的童话，其中有《野葡萄》，写一个勇敢无私的小姑娘的故事，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九五四——一九七九）曾得过一等奖，有英文译本，深受国内外小读者的欢迎。此外有《金花路》，是写一个刻苦学艺的木匠，为后来的接班人洒出一条金花路的故事，也被选入《童话选》（收“五四”以来各家童话作品）。

她写的七个儿童剧本收在《小淘气的决心》的集子里的：有的是从外国童话改编的，如《小淘气的决心》和《野天鹅》；有的是歌颂少先队先进事迹的，如《美妙的日记》、《小姐妹的冰靴子》等；还有创作的童话剧。这七个剧本都有很好的插曲，很适合儿童表演。

十年动乱之中，翠琳同志也因童话形式被“四人帮”否定了，而停下笔来。“四人帮”被粉碎后，童话获得了新生，翠琳同志又写出了收集在《翻跟头的小木偶》里的四篇童话，实现了她的“童话如何反映现实”和“具有时代精神”的愿望。

翠琳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曾为中国木偶剧团编过剧本，她对于木偶的构造和表演的动作是熟悉

的，因此她写《翻跟头的小木偶》时，会那样地真实，生动。至于《飞翔的花孩儿》，却是用更有诗意的语言，来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

我为女作家中有像翠琳同志这样的童话作者而高兴！她的作品，永远是鼓励儿童前进、向上。她在《雪娘和神娘》里珍重地对儿童说：“你是我的未来和希望，去为人们创造幸福吧！让所有勤劳勇敢的人都生活得快乐。”

翠琳同志还年轻，在童话获得新生的大好形势下，我深信这位孜孜不倦的园丁，一定能“和许多新老童话作者一起努力，倾注心血，浇灌童话这美丽的花儿”。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葛翠琳童话选》，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3 年 8 月初版。）

为《接班人》题词

小朋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革命烈士们洒出的鲜血，就染不出我们今天飘扬高举的五星红旗。祖国的勤劳勇敢的亿万人民，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英明的领导，是闯不出这个灿烂光明的世界的。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事实，我们的心，永远要像人民大会堂的屋顶上的那朵向日葵，满怀热爱地倾向那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芒四射的红星！